

上海護國息災法會印光老法師法語

王震書



印光老法師

印光乃西秦百無一能之粥飯庸僧。宿業深重。致遭天譴。生甫六月。遂卽病目。經一百八十日。目未一開。除食息外。晝夜常哭。承宿善力。好而猶能見天。亦大幸矣。及成童讀書。又陷入程朱。韓歐關佛之漩渦中。從茲日以鬪佛爲志事。而業相又現。疾病纏綿。深思力究。方知其非。於二十一歲出家爲僧。以見僧有不如法者。發願不住持寺廟。不收徒。不化緣。不與人結社會。五十餘年。不改初志。近在吳門作活埋觀。九月初。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善提學會領袖屈文六居士等。以<sup>光</sup>年老。或有心得。而不知其只能喫粥喫飯。請於啓建護國息災法會時。來滬演說。固辭不獲。祇好將錯就錯。至期。每日鄧慧載及無錫二三居士。各於收音機聽而錄之。持來求爲鑑定。卽欲排

印。所錄互有出入。而鄧之字大。遂依之略爲筆削。此稿大通家固不要看。倘愚鈍如<sup>光</sup>。又欲卽生了生死大事。及欲治心治身治家治國。無從下手者。閱之。或可不無小補云。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仲冬。釋印光書。

## 印老法師開示錄序

世之變亂之由奚在乎。一言以蔽之。衆生貪瞋之心之所致而已。貪心隨物質享受而激增。稍不遂則競爭隨之。又不遂則攻奪戰伐隨之。則死亡流離隨之。則疫癘饑饉隨之。則一切災禍隨之。瞋火熾然。世界灰燼矣。惟我如來。闡苦空之諦。以治衆生之貪。弘慈悲之旨。以治衆生之瞋。復說淨土法門。示衆生離苦得樂。方便橫超之路。爲佛弟子者。信法界平等之體。了苦樂因果之相。知自他感應之用。起無緣之大慈。興同體之大悲。衆生之苦。一日不除。匹夫之責。一日未盡。則請法隨學。懺悔供養之事業。一日不可以已。此善提學會暨本社同人。啓建護國息災法會之宗旨。而亦印光老法師蒞會說法之

本懷也。夫護國息災之道。豈待他求哉。人能諸惡莫作。則凡損害衆生之事。皆不行。而貪瞋不足。爲災禍矣。人能衆善奉行。則凡利益衆生之事。莫不舉。而國家必臻乎至治矣。人能修淨土行。自淨其意。一念念佛。卽一念與彌陀之悲心相應。念念念佛。則念念與彌陀之悲心相應。淨念相繼。貪瞋自除。誠如是。則娑婆卽爲淨土。復何憂國之不安。而災之不息也哉。法師反覆開示。其要義蓋不外乎是。願讀是語錄者。信受而奉行焉。然後知護國息災之道。舍淨土法門。而又奚適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佛教淨業社謹序

## 印光老法師法語專刊流通序

我佛教主釋迦世尊。成就一切智智。住世說法。救度衆生。弟子傳習。輔助化導。遺法流通。至於今日。佛教之有裨於世。復何待言。而人每忽之者。何哉。蓋有裨於世者。必隨順乎世。順乎世則羣相忘之矣。佛教之說。止惡行善也。人孰不惡惡而好善。談造因感果也。人孰不勤劬而收穫。說戒殺放生也。人孰不樂生而畏死。談念佛生淨土也。人孰不崇拜賢豪而適彼樂國。語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以佛法勸導人。宜其滂溥周達。無所障礙矣。現代諸大德之弘揚佛法衆矣。至於熾然推行佛教而泯佛教之朕迹者。其唯淨宗泰斗之印光老法師乎。

迺者上海菩提學會與佛教淨業社聯合發起護國息災法會。啓建大悲佛七道場。迎請印公。主法。每日說法開示。聽者日以千計。極空前之盛。良以佛法救世。久漬人心。聞此護國息災之名。孰不欲一嘗法味。而得所以護之息之之道。故從之者若百川之赴巨海也。本報自前歲創刊以來。亦久負以佛法救世之責任。丁此勝會。聞此妙法。其忍入寶山而空歸乎。用是日往紀錄。並得寶居士榮蕙之助。將印公開示法語。逐日在報發表。俾未預會者。未聞播音者。咸得飫嘗甘露。而聞者之未能久記。亦得藉文字因緣。而不致遺忘。當時主辦法會諸公。對於本報紀錄。頗加垂許。即印公亦復首肯。以爲十獲七八矣。法會既圓。本報將開示錄專刊流通。請示印公。亦蒙許



可而以紀錄成諸倉卒。未免疎漏。特寫全稿。陳請 印公補正。然後刊行。并曾向海內外諸大德長老居士。徵求附印。此本報之所以對於護國息災。求盡其天職也。

茲蒙 印公不棄。將核定開示錄稿。賜下。本報卽飭手民排印。出版在即。而專刊流通之宿願。獲償。此種殊勝因緣。千載難逢。洵爲推行佛教過程中之一大紀錄。夫此開示錄刊行。將徵佛教如布帛粟菽。終日流行而未嘗見流行之迹也。夫如是則救世之志達。而本報宣傳之責盡。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佛教日報社范古農謹序

上海護國軍法會法語序

# 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印光法師說

佛教日報鄧慧載記錄

(第一日)

印光本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祇會念幾句佛。雖虛度光陰七十餘年。而於佛法。絕無徹底之研究。此次既以護國息災法會諸君之邀請。參加情不可卻。且事關國家福利。亦屬應盡之責。遂不辭簡陋。來預此會。但今天所講者。並無高深之理論。祇述護國息災之根本方法。至於此次法會之要義。待明日再講。

此次法會之目的。爲護國息災。但何以方能達此種目的。余以爲根本方法。在於念佛。蓋殺劫及一切災難。皆爲眾生惡業所感。人人念

佛則此業可轉。如只有少數人念佛，亦可減輕念佛法門。雖爲求生淨土，了脫生死而設。然其消除業障之力，實亦極其鉅大也。而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尤須明白因果，自行化他。今日之非聖非孝，蔑道廢倫，殺父公妻等等邪說，皆是宋儒破斥因果輪迴，以致生此惡果。如人人能明白因果道理，則斷無人敢倡此謬說也。世間一成不變之好人少，一成不變之壞人亦少，大多皆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壞，所以教化最爲緊要。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祇要加以教化，無不可以使之改惡歸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惟在人之信念而力行耳。今日中國社會之所以如是紊亂者，皆無教化之故也。但教化須在幼小時起。所謂教婦初來。

教兒嬰孩。若小時不教。大則難以爲力矣。何則。習性已成。無法使之改易也。故念佛之人。須注意教育其子女。使爲好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果能人人如是。則災難自消。而國亦常蒙擁護矣。

念佛法門。根本妙諦。在淨土三經。而華嚴經中普賢行願品所示。尤爲根本不可缺乏之行願。蓋善財以十信滿心。參德雲比丘。卽教以念佛法門。得入初住。分證佛果。從此歷參五十餘員知識。隨聞隨證。自二住以至十地。歷四十位。最後於普賢菩薩處。蒙其開示。加被威神之力。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卽是等覺菩薩。然後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勸進善財。及華藏海眾。一致進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故知念佛法門。始自凡夫。亦可得入。終至等

覺亦不能超出其外。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俱闡。萬論均宣也。

凡學佛之人。更有應注意之事。卽切戒食葷。因食葷能增殺機。人與一切動物。生於天地之間。心性原是相等。但以惡業因緣。致形體大相殊異耳。若今世汝喫他。來世他喫汝。怨怨相報。則世世殺機無已時矣。若能人人茹素。則可培養其慈悲心。而免殺機。否則縱能念佛。而尙圖口腹之樂。大食葷腥。亦未能得學佛之真利益也。

再者今人好言禪淨雙修。究則所謂雙修者。乃看念佛的是誰。此仍重在參究。與淨土宗生信發願求往生。迥然兩事。又禪宗所謂明心

見性見性成佛。係指親見當人卽心本具之佛性而言。密宗所謂卽身成佛。蓋以卽身了生死爲成佛。若遽認以爲成萬德具足。福慧圓滿之佛。則大錯大錯。蓋禪家之見性成佛。乃是大徹大悟地位。若能斷盡三界內之見思二惑。方可了生脫死。密宗之卽身成佛。不過初到了生死地位。此在小乘。則阿羅漢亦了生死。而圓教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卽已了生死。七信與阿羅漢了生死雖同。其神通道力。則大相懸殊。八九十信。破塵沙惑。至十信後心。破一品無明。證一品三德祕藏。而入初住。是爲法身大士。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方入佛位。其歷程尙有如此之遠。非一蹙卽可驟至也。修淨土者。既生西方。卽了生死。亦是卽身成佛。但淨宗不作此僭分說。

耳。而與禪宗之純仗自力較其難易實爲天壤之別。尙望預會諸君。

三復斯旨。第一日  
止此

(第二日)

昨日講淨土法門。今天講護國息災法會之意義。所謂護國息災云者。是國如何護。災如何息。因是欲達此項目的。有二種辦法。一者臨時。二者平時。如能平時茹素念佛。以求護國息災。固有無限之功德。卽臨時虔敬而求護息。亦有相當之效力。不過仍以平素大家護息爲好。蓋平素大家茹素念佛。願力相接。則邪氣消而正氣長。人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國家得護而災殃自消矣。古書有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蓋已亂之治易曉。未亂之治難明。夫



治國亦如治病。有治標者。有治本者。治病者是已亂之治。若求其速效。所謂頭痛醫頭。腿痛醫腿。治其標也。其標既瘳。然後再治其本。俾氣血周流。營衛舒暢。本既痊癒。則精神振起。方能奮發有爲。現者國家危難。已至千鈞一髮之際。余以爲今日治國。須標本兼治。兼治之法。最莫善於念佛喫素。戒殺放生。而深明乎三世因果之理。現在世界之劫運。吾人所受種種災難。皆是過去惡業所招。以致感受現在苦果。故知此惡業者。卽過去惡因之所造成也。欲免苦果。須去苦因。過去已種之苦因。念佛懺悔。乃能消去。現在如不再種苦因。將來卽能免受苦果。何謂苦因。貪瞋癡三毒是也。何謂善因。濟物利人是也。若人人明達因果之理。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災害自無從起矣。唯

今人不明因果之理。私欲填胸。無惡不作。祇知有己。不知有人。詎知利人卽是利己。害人甚於害己。故余平素常言。因果者。聖人治天下。如來度眾生之大本也。舍因果而談治國平天下。何異緣木而求魚。吾未見其能有得也。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如今生所作所爲皆是惡事。來世定得惡果。如今生所作所爲皆是善事。來世定得善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與吾佛所講因果正同。所謂餘者。乃正報之餘。非正報也。本人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乃所謂本慶本殃也。餘報乃在其子孫。餘慶餘殃。皆其祖父所積而成者也。

世人不知因果。嘗謂人死後。則告了脫。無善惡果報。此爲最悞天下。後世之邪見。須知人死之後。神識不滅。如人人能知神識不滅。則樂於爲善。若不知神識不滅。則任意縱欲。共產共妻。殺父殺母。種種罪惡。由此而生。此種極惡逆之作爲。皆斷滅邪見所致之結果。人人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然此尙非究竟法。何爲究竟法。是在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並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則國運可轉。災難可消。蓋今日之災難。皆大家共業所招。如人人念佛行善。則共業可轉。而劫運可消。如一二八滬戰時。念佛之人家。得靈感者甚多。彼自己單修。尙得如此靈感。况人人共修者乎。故知國難亦可由衆人虔懇念佛挽回也。又如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入

諸國土尋聲救苦。如至誠誦觀音聖號。自能得感應。古今得靈感而見諸載記者甚夥。諸君可自翻閱之。除普門品中所述外。凡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救度之。應以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得度者。卽現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而救度之。現在之人。發信心者太少。不發信心者太多。若人人發信心。則何災不可消哉。且人之信心。須在幼小時培養。凡爲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時。卽當教以因果報應之理。敦倫盡分之道。若待其長大。則習性已成。無能爲力矣。尤重者必在於胎教。孕婦能茹素念佛。行善去惡。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身不行惡事。口不出惡言。使兒在胎中稟受正氣。則天性精純。生後再加以教化。則無不可成爲善人者。昔周太姜。太任。太姒。相夫教子之

淑德懿行。故能成周朝八百年之王業。印光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良以家庭之中。主持家政者。多爲女人。男人多持外務。其母若賢。子女在家中。耳濡目染。皆受其母之教導。影響所及。其益非鮮。若幼時任性嬌慣。俾其自由。絕不以孝弟忠信因果報應是訓。長大則便能爲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之魔王眷屬矣。是故子女幼小時。切須養其善心。嚴加約束。要知今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輩。皆從彼父母嬌生慣養而來。以孟子之賢。尙須其母三遷。嚴加管束而成。况平庸者乎。現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權。謂爲擡高女人的人格。不知男女之身體既不同。而責任亦各異。聖人所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正位乎內者。卽實行烹飪紡織。相夫教子之事也。今

令女人任男人之事。則女人正位之事荒廢矣。名雖爲擡高女人的人格。實則爲推倒女人的人格。願女界英賢。各各認清自己的人格所在。則家庭子女。皆成賢善。天下豈有不太平之理乎。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在於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母任多半。以在胎稟其氣。生後視其儀。受其教。故成賢善。此不現形迹。而致太平之要務。惜各界偉人。多未見及。願女界英賢。於此語各注意焉。世俗皆稱婦人曰太太。須知太太二字之義意甚尊大。查太太二字之淵源。遠起周代。以太姜。太任。太姒。皆是女中聖人。皆能相夫教子。太姜生泰伯。仲雍。季歷。三聖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孫三代女聖人。生祖孫三代數聖人。爲千古最盛之治。後世稱女人爲太太者。蓋以其人

比三太焉。由此觀之。太太爲至尊無上之稱呼。女子須有三太之德。方不負此尊稱。甚願現在女英賢。實行相夫教子之事。俾所生子女。皆成賢善。庶不負此優美之稱號焉。

其次須認真茹素。人與動物。原是同等。何忍殺其性命。以充自己口腹。己身微受刀傷。卽感痛苦。言念及此。心膽慘裂。何忍殺生而食。况殺生食肉之人。易起殺機。今世之刀兵災劫。皆由此而來。古語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世有許多人。雖明佛法道理。而視戒殺茹素爲難行。民國十年。余往南京訪一友。其人請魏梅蓀見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喫素告。余令其熟讀文鈔中。南潯極樂寺修放生池疏數十遍。卽能喫素矣。以其文先說生佛心性不二。次說歷劫

互爲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互生互爲怨家對頭互殺次引梵網楞嚴楞伽經文爲證熟讀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過二月卽絕不食肉矣又上海黃涵之居士之母不能食素且不信食素爲學佛要事黃涵之函詢其法余令於佛前朝夕代母懺悔業障以母子天性相關果能志誠必有感應涵之依之而行月餘其母便喫長素矣時年八十一日課佛號二萬聲至九十三歲去世余望一切大衆從今日起注意戒殺茹素並勸自己之父母子女及親友共同茹素要知此亦護國息災之根本方法也今日余所講者爲護國息災之意義而實行方法乃在念佛茹素諸君幸勿以爲淺近而不介意也

第二日  
止此



(第三日)

前昨兩日。余曾將因果道理。及護國息災的方法。略略敘述。今日本可不必再談因果。但有不得不申述者。擬進一步。將因果之原理。與事實。互證說明。俾大衆知所做。惕。現在世人不曉因果之原理。以爲妄談邪說。處處討便宜。不肯喫虧。殊不知便宜卽是喫虧。喫虧卽是便宜。如今之爲父母者。多溺愛其子女。不嚴加約束。致養成其好錢財。好貪便宜。以爲可以保守家產。不致損失。豈知適得其反。遺患終身。間接則與國家社會。亦有無限之影響。茲舉一事爲例。隋代州趙良相家資巨萬。有二子。長曰孟。次曰盈。盈強孟弱。其父將終。分家資爲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盡霸取其兄之產。止與孟園屋一區。孟

傭力自活。無何趙盈死。生孟家爲兒。名環。後孟亦死。生盈家。與盈之子爲兒。名先。泊長。而孟家益貧。盈家益富。趙環卽與趙先作僕。使爲活。諺云。天道弗平。盈者益。盈環一日聞其寡母曰。趙盈霸汝家產。致汝世貧。今至爲其奴。可不恥乎。環因懷恨。欲殺趙先。開皇初。環從先朝五臺入峨谷。東數十里。深曠無人。環拔刀謂先曰。汝祖我父弟兄也。汝祖霸我產業。致我世貧。今爲汝僕。汝其忍乎。吾今殺汝也。先卽疾走。環逐之入林。見草庵。遂入。有老衲曰。子將何爲。環曰。吾逐怨也。老衲大笑曰。子且勿爲。令汝自識之。各以藥物授之。充茶湯。食已。如夢初醒。忽憶往事。感愧自傷。老衲曰。盈乃環之前身。霸他之業。是自棄其業也。先乃孟之再來。受其先產。父命猶在耳。二人棄家從釋。修

道後終於彌陀菴。見清涼山志。因果報應彰明顯著。如響應聲。如影隨形。絲毫不爽也。又如現在流傳五臺山人皮鼓一事。亦是因果最顯明可畏者。爲言其詳。唐北臺後黑山寺僧法愛。充監寺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廣置南原之田。遺厥徒明誨。愛死。卽生其家爲牛。力能獨耕。僅三十年。牛老且病。莊頭欲以牛從他。易油。是夕。明誨夢亡師泣曰。我用僧物。爲汝置田。今爲牛。既老且羸。願剝我皮作鼓。書我名字於鼓上。凡禮誦當擊之。我苦庶有脫日矣。不然。南原之阜。變爲滄瀛。未應脫免耳。言訖。舉身自撲。誨覺。方夜半。鳴鐘集衆。具宣其事。明日。莊頭報老牛觸樹死。誨依其言。剝皮作鼓。書名於上。卽賣南原之田。得價若干。五臺飯僧。誨復盡傾衣鉢。爲亡師禮懺。後送其鼓於五臺。

由文殊殿年久鼓壞。寺主以他鼓易之。訛傳以爲人皮鼓耳。見清涼山志。蓋因果昭彰。無能或逃。然趙氏二子。夙世種有善根。能邂逅高僧。居然成道。若一般凡庸。焉可自蒙。而不篤信因果。自誤誤人。自害害人。今人皆唯看目前。不顧後世。好占便宜。不願喫虧。其子女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而社會風俗。亦因之險惡。爭奪以起。大亂以興。殺人盈城。盈野。而目不爲瞬。心不爲顫。無非職是故也。且殺人者。殘忍惡毒。不以爲可悲。可懼。反自矜其功。而他亦交相讚歎。甚有殺父母。殺兄長者。反自命爲大義滅親。噫。禍變至此。天理絕。人道滅。不僅道德喪亡。抑將浩劫相續。故現在欲救護國家。應從根本做起。根本爲何。卽確信因果是。如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篤信實行。則世道人心。自可

挽回。余以爲世界之宗教哲學。皆無佛教精奧而易行。今人之不信因果。大多受宋儒之影響。宋代理學。如程明道。伊川。朱晦庵等。由看佛大乘經。略領會全事。卽理之意致。及親近宗門知識。又會得法法頭頭。不出一心之旨。實未備閱諸經論。及徧參各宗知識。遂竊取佛經之義。以自雄。用以發揮儒教之奧。又恐後人看佛經。知彼之所得處。遂昧心闢佛。精妙處不好闢。卽在事實上闢。謂佛所說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皆是騙愚夫愚婦。奉彼教耳。實無其事。謂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剉斫春磨。將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誰受生。由此之故。大開肆無忌憚之端。善無以勸。惡無以懲。謂天卽理也。豈真有冤旒而王者哉。謂鬼神爲二氣之良能。謂打雷爲陰陽。

之氣擊搏而成聲。將實理實事。認作空談。專以正心誠意。爲治國治民之本。不知正心誠意。必由致知格物而來。彼以致知爲推極吾之知識。以格物爲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而不知物乃心中私欲。由有私欲。障蔽自心。則本具真知。莫由顯現。由格除私欲。則其本具之真知。自顯。真知顯。而意誠。心正矣。正心誠意。愚夫愚婦。一字不識者。亦做得到。若如彼說。推極吾之知識。窮盡天下事物之理。雖聖人亦做不到。故知此處一錯。治世之根本已失。又以無因果輪迴。令人正心誠意。以無有因果。一死永滅。善惡同歸於盡。誰復顧此空名。而正心誠意乎。又理學家謂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此語直是破壞世間善法。何以故。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是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年已七十。尙欲天假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是有所爲耶。無所爲耶。然自程朱以後。儒者皆不敢說因果。以說則受人攻擊。謂非純儒。謂悖先賢。故凡識見卑劣者。隨聲唱和。以闢佛。識見高明者。無不偷看佛經。以期自雄。無不痛闢佛法。以爲後來入鄉賢祠。入文廟之根據耳。在程朱當日之心。只欲儒教興隆。不顧佛教存滅。馴至於今。由彼破因果輪迴之餘毒。至今爆發廢經廢倫。廢孝免恥。以成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之惡劇。可不哀哉。現在綏遠戰事甚急。災禍極慘。我忠勇之戰士。及親愛之同胞。或血肉橫飛。喪身殞命。或屋毀家破。流離失所。無食無衣。飢寒交迫。言念

及此心膽俱碎。今晨圓瑛法師向余說此事。令勸大家發心救濟。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錢助錢。功德無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卽助己。救人卽救己。因果昭彰。絲毫不爽。若己有災難。無人爲助。能稱念聖號。佛菩薩於冥冥中。亦必加以佑護焉。余乃一貧僧。絕無積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經書用。今挪出一千元。以爲援綏倡。能賑人災。方能息己災。現在一般士女。務尙奢華。一瓶香水之值。有三四十元。至二三百元者。何如將此靡費之資。移作助綏之用。又有一般人多好斂財。生前既不願用。死後仍期帶於地下。欲其子女以厚葬之。或留爲子女用。殊不知現世有掘墓之危險。留之反受其害。如現在陝西有掘墓團之組織。專門做此工作。爲人子者。既



孝其父母。何忍因孝而使其枯骨暴露於地。莫如將此巨款以救濟他人之爲善也。又有貧苦之人。雖有志於此。而力有未逮。余以爲可以念佛爲助。既可息人之災。又可息己之災。果何樂而不爲乎。當滬戰時。蘇州曹滄洲居士之孫。奉父命由滬赴蘇。迎其三叔祖及叔父等往滬。彼叔祖叔父通不願去。其人以其妻之珠寶等纏之於腰。坐小火輪往滬。忽強盜來。欲跳上岸。適墮水中。所帶金珠。可值二二萬。均送與爲己換衣之一人。而自稱貧士。爲教蒙學之教師。倘大強盜知則又不知要幾多萬令贖。豈非錢財之禍人耶。今人只貪目前便宜。不能看破。爲錢財而喫虧。其例甚多。不勝枚舉。昔有某居士問余以挽回劫運之方。余曰。此易易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篤行之耳。能發

信心必有善果。且作偽之心自消。心中坦蕩蕩。任何災難。皆冰雪消融矣。洪楊之役。江西木商袁恭宏。被匪所獲。縛於客廳柱上。門上加鎖。俟時而殺之。渠自意必死。乃默念觀音聖號。良久入睡。醒而身在野地。仰首見星辰。遂得逃脫。以是甚望大家大發信心。秉乾爲大父。坤爲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仁。凡在天地間者。皆愛憐之。護育之。更能以因果報應。念佛求生西方之道。勸化之。倘人各實行。則國不期護而自護。災不期息而自息矣。第三日 止此

(第四日)

前兩天余曾將因果談過。今天仍談因果。須知前兩天所談者爲小因果。今天所談者爲大因果。

佛之所以成佛。常享眞常法樂。衆生之所以墮地獄。永受輪迴劇苦者。皆不出因果之外。凡人欲治身心。總不能外於因果。現在人徒好大言。不求實際。輒謂因果爲小乘法。實爲大謬。詎知大乘小乘。總不外因果二字。小乘是小因果。大乘是大因果。小因是依生滅四諦。知苦斷集慕滅修道。小果是證阿羅漢果。大因是修六度萬行。大果是證究竟佛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未之或爽也。所以不獨世間人皆在因果之中。卽菩薩佛亦不出因果之外。若謂因果爲小乘。則菩薩佛亦是小乘矣。其言之狂悖可知矣。

本會是護國息災法會。余以爲但息刀兵水火之災。尙非究竟。須并息生死煩惱之災。乃爲徹底辦法。吾人昧己法身。斷佛慧命。可悲可

痛較之色身被禍。何止重百千萬倍。故必能護持法身慧命。斷生死煩惱。方算盡息災之能事。

佛教大綱不外五宗。五宗者。卽律教禪密淨也。律爲佛法根本。嚴持淨戒。以期三業清淨。一性圓明。五蘊皆空。諸苦皆度耳。教乃依教修觀。離指見月。徹悟當人本具佛性。見性成佛耳。然此但指其見自性。天真之佛爲成佛。非卽成證菩提道之佛也。密以三密加持。轉識成智。名爲卽身成佛。此亦但取卽身了生死爲成佛。非成福慧圓滿之佛也。此三宗均可攝之於禪。以其氣分相同也。以故佛法修持之要。不過禪淨二門。禪則專仗自力。非宿根成熟者。不能得其實益。淨則兼仗佛力。凡具真信願行者。皆可帶業往生。其間難易相去天淵。故

宋初永明壽禪師。以古佛身。示生世間。徹悟一心。圓修萬行。日行一百八件佛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深恐後世學者。不明宗要。特作一四料簡偈。俾知所趣。其偈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無淨土。鐵牀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此八十字。乃如來一代時教之綱要。學者卽生了脫之玄謨。閱者先須詳知何者爲禪。何者爲淨土。何者爲有禪。何者爲有淨土。禪與淨土。乃約理約教而言。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而論。理教則二法了無異致。機修則二法大相懸殊。語雖相似。意大不同。極須著眼。方不負永明之婆心矣。何謂禪。卽吾人

本具之眞如佛性。宗門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宗門語不說破。令人參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實卽無能無所。卽寂卽照之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離念靈知者。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淨土者。卽信願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也。有禪者。卽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卽實行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之事也。倘參禪未悟。或悟而未徹。皆不得名爲有禪。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或有信願而不親切。皆不得名爲有淨土矣。至於雖修淨土。心念塵勞。或求人天福報。或求來生出家爲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宏揚佛法。教化衆生者。皆不得名爲修淨土人。以其不肯依佛淨土經教。妄以普通教義爲準。則來生能

不迷而了脫者。萬無一二。被福所迷。從迷入迷者。實繁有徒矣。果能深悉此義。方是修淨土人。眼中無珠者。每謂參禪便爲有禪。念佛便爲有淨土。自悞悞人。害豈有極。此已說明禪淨有無。今再將偈語。逐段剖晰。方知此八十字。猶如天造地設。無一字不恰當。無一字能更移。

其第一偈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者。蓋以其人既徹悟禪宗。明心見性。又復深入經藏。備知如來權實法門。而於諸法之中。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爲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觀經上品上生。讀誦大乘。解第一義。卽此是也。猶如戴角虎者。以其人禪淨雙修。有大智慧。有大禪定。有大辯才。邪魔外道。聞名喪膽。

如虎之戴角。威猛無儔。有來學者。隨機說法。應以禪淨雙修接者。則以禪淨雙修接之。應以專修淨土接者。則以專修淨土接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豈非人天導師乎。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彈指頃。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最下即證圓教初住。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圓教初住。即能現身百界作佛。何況此後位位倍勝。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故曰來生作佛祖也。

其第二偈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者。以其人雖未明心見性。然卻決志求生西方。佛於往劫。發大誓願。攝受衆生。如母憶子。衆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即蒙攝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惡。臨終苦逼。發大慚愧。稱念



佛名。或至十聲。或至一聲。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萬修萬人去乎。然此雖念佛無幾。以極其猛烈。故能獲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然已高預聖流。永不退轉。隨其根性淺深。或漸或頓。證諸果位。既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

其第三偈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者。以其人雖徹悟禪宗。明心見性。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直須歷緣煨鍊。令其淨盡無餘。則分段生死。方可出離。一毫未斷者。勿論。卽斷至一毫未能淨盡。六道輪迴。依舊難逃。生死海深。菩提路遠。尙未歸家。卽便命終。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

跏卽俗所謂擔閣也。陰境者。中陰身境卽臨命終時。現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此境一現。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便去受生於善惡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五祖戒再爲東坡草堂清復作魯公。此猶其上焉者。故曰陰境若現前。警爾隨他去也。陰音義與蔭同。蓋覆也。謂由此業力。蓋覆真性。不能顯現也。警音撇。眨眼也。有以蹉爲錯。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總因不識禪。及有字。故致有此妄說也。豈有大徹大悟者。十有九人。錯走路頭。卽隨五陰魔境而去。著魔發狂耶。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鍊之增上慢種耳。何不識好歹。以加於大徹大悟之人乎。所關甚大。不可不辨。

其第四偈云。無禪無淨土。鐵牀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者。有謂無禪無淨。卽埋頭造業。不修善法者。大錯大錯。夫法門無量。唯禪與淨。最爲當機。其人既未徹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餘法門。既不能定慧均等。斷惑證真。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現生既無正智。來生必隨福轉。耽著五欲。廣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一氣不來。卽墮地獄。以洞然之鐵牀銅柱。久經長劫。寢臥抱持。以償彼貪聲色殺生命等種種惡業。諸佛菩薩。雖垂慈愍。惡業障故。不能得益。清截流禪師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爲第三世怨者。此之謂也。蓋以今生修行。來生享福。倚福作惡。卽獲墮落。樂暫得於來生。苦永貽於長劫。縱令

地獄業消。又復轉生鬼畜。欲復人身。難之難矣。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難對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猶局於偈語。而淺近言之也。永明禪師。恐世人未能將禪淨之真義。觀察清晰。故作此偈以明之。可謂迷津之寶筏。險道之導師。厥功偉矣。良以一切法門。專仗自力。淨土法門。兼仗佛力。一切法門。惑業淨盡。方了生死。淨土法門。帶業往生。卽預聖流。世人不察。視爲弁髦。良堪浩歎。今人每以話頭看得恰當。臨終去得好。便爲了脫。不知此語。乃未開正眼之夢話也。茲引數事爲例。如清乾嘉間。有三禪僧。爲同參。死後。一生江蘇。爲彭文章。一生雲南。爲何桂清。一生陝西。爲張費。三人。唯彭記

得前生事。後入京會試。俱見二人。遂說前生爲僧事。二人雖不記得。一見如同故人。成莫逆交。殿試。彭中狀元。何榜眼。張傳臚。彭也放過。主考學臺。然頗貪色。後終於家。何作南京制臺。洪楊反。失南京。被皇上問罪死。張尙教過咸豐皇帝書。回回要反。騙去殺之。此三人也不是平常僧。可惜不知求生西方。雖得點洪福。二人不得善終。彭竟貪著女色。下生後世。恐更不如此生矣。又蘇州吳隱之先生。清朝探花。學問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會余。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以燒香過客。不能多敘。亦未詳問其由。十一年。余往揚州刻書。至蘇州一弟子家。遂訪之。意謂夙因未昧。及見而談之。則完全忘失了。從此永無來往。迨十九年。余閉關報國寺。至十一月。彼與李印泉。李協

和二先生來。余問汝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伊云我二十六歲做一

夢。至一寺。知爲雲南某縣某寺。所見的殿堂房舍。樹木形狀。皆若常

見。亦以己爲僧。醒而記得清楚。一一條錄。後一友往彼作官。

張仲仁先生尙

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對。絲毫不錯。余曰。先生已八十歲。來日無多。當恢復

前生和尚的事業。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負前生修持之苦功

矣。伊云。念佛什麼希奇。余曰。念佛雖不希奇。世間無幾多人念。頂不

希奇的事。就是喫飯。全世界莫一箇人不喫飯。此種最不希奇的事。

汝爲什麼還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問二位李先生。君等念

否。答曰。念伊仍無下語。至十二月三十夜。將點燈時。去世。恰滿八十

歲。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故今生感得大功名。大壽命。今生只盡倫

常佛法也不相信了。豈不大可哀哉。然此四人均尚未有所證。卽已有所證。未能斷盡煩惱也。難出離生死。如唐朝圓澤禪師。曉得過去未來。尙不能了。况只去的好。就會了乎。唐李源之父。守東都安祿山反。殺之。李源遂不願做官。以自己洛陽住宅。改做慧林寺。請圓澤做和尚。伊亦在寺修行。過幾年。李源要朝峨眉。邀圓澤同去。圓澤要走陝西。李源不願到京。定規要由荊州水道去。圓澤已知自己不能來矣。遂將後事。一一開明。夾於經中。尙不發露。遂隨李源乘船去。至荊州上游。將進峽。其地水險。未暮卽住。忽一婦。著錦袴。在江邊打水。圓澤一見。雙目落淚。李源問故。圓澤曰。我不肯由此道去者。就是怕見此女人。此女人懷孕已三年。候吾爲子。不見則可躲脫。今既見之。非

爲彼做兒子不可。汝宜念咒。助我速生。至第三日。當來我家看我。我見汝一笑爲信。過十二年。八月十五夜。至杭州天竺葛洪井畔來會我。說畢。圓澤坐脫。婦卽生子。三日。李源去看。一見其兒卽笑。後李源回慧林。見經中預道後事之字。益信其爲非平常人。至十二年。李源預到杭州。至八月十五夜。往所約處候之。忽隔河一放牛孩子。騎牛背。以鞭打牛角。唱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常存。李源聞之。遂相問訊。談敘畢。又唱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徧。卻回煙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此種身分。尙了不了。况只話頭看得恰當去的好。就會了乎。仗自力了生死。有如此之難。仗佛力了生死。有如彼之易。而



世人每每捨佛力而仗自力。亦莫明其妙。今二語爲之說破。只是要顯我是上等人。不肯做平常不希奇的事之知見所誤也。願一切人詳思此五人之往事。如喪考妣。如救頭然。自利利他。以修淨業。方可不虛此生此遇矣。

第四日  
止此

(第五日)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契理契機。至頓至圓。洵爲當今唯一無上法門。唯現在之人。或者自高自大。謂既云衆生卽佛。則我卽是佛。何必再念佛乎。或者以我既爲苦惱凡夫。何能了生脫死。唯求來生不失人身耳。此兩種人。皆不明因果所致。故今日仍講因果。須知衆生卽佛者。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設不修念佛妙行。佛性無由

顯現。何能得了生死成佛道之實果乎。譬如寶鏡蒙塵。光明不現。實未失之也。若肯用力揩磨。自可照天照地矣。若言我是苦惱凡夫。不能生西方了生脫死。以至成佛者。乃業深障重。自甘墜落也。且今世之人。有下基噪麻雀而累死者。不知有多少。若能以此勞苦修行念佛。何愁不往生西方。上證佛果乎。蓋佛本是衆生修持得證佛果之人耳。隋天台智者大師著觀無量壽佛經疏。立六即佛義。以對治自甘墜落及妄自尊大之病。六即佛者。一理即佛。二名字即佛。三觀行即佛。四相似即佛。五分證即佛。六究竟即佛也。六明階級淺深。即明當體就是。譬如初生孩子。與其父母形體無異。而力用則大相懸殊。不得謂初生孩子非人。亦不得以成人之事令孩子擔當也。若能知

六而常卽。則不生退屈。知卽而常六。則不生上慢。從茲努力修持。則由凡夫而圓證佛果。由理卽佛而成究竟卽佛矣。

理卽佛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雖背覺合塵。輪迴三途六道。而佛性功德。仍自具足。故名理卽佛。以心之理體。就是佛也。無機子頌曰。動靜理全是。行藏事盡非。冥冥隨物去。杳杳不知歸。以一切衆生。未聞佛法。不知修持。而一念心體。完全同佛。故曰動靜理全是。由其迷背自心。作諸事業。故曰行藏事盡非。事完全不與佛性相應也。終日終年。昏昏冥冥。隨煩惱妄想之物。欲而行。從生至死。不知返照迴光。故曰冥冥隨物去。杳杳不知歸也。

名字卽佛者。或從善知識。或從經典。聞卽心本具寂照圓融。不生不

滅之佛性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爲佛法。一切衆生皆可成佛。所謂聞佛性名字。卽得了解佛法者是也。頌曰。方聽無生曲。始聞不死歌。今知當體是。翻恨自蹉跎。以從前只知生死輪迴。無有了期。今知佛性真常。不生不滅。既知當體就是成佛真因。則汲汲修持。反恨從前虛度光陰。以致未能實證也。

觀行卽佛者。依教修觀。卽圓教五品外凡位。五品者。一隨喜品。聞實相之法。而信解隨喜者。二讀誦品。讀誦法華。及諸大乘經典。而助觀解者。三講說品。自說內解。而導利他人者。四兼行六度品。兼修六度。而助觀心者。五正行六度品。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觀行轉勝者。頌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塵。徧觀諸法性。無假亦無真。既

圓悟佛性。依教修觀。對治煩惱習氣。故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塵。了知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切諸法。無非佛法。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故曰徧觀諸法性。無假亦無真。

相似卽佛者。謂相似解發。卽圓教十信內凡位也。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斷塵沙惑。頌曰。四住雖先脫。六塵未盡空。眼中猶有翳。空裏見華紅。四住者。一見一切住地。乃三界之見惑也。二欲愛住地。乃欲界之思惑也。三色愛住地。乃色界之思惑也。四有愛住地。乃無色界之思惑也。初信斷見。七信斷思。故曰四住雖先脫。然由色聲香味觸法之習氣未盡。故曰六塵未盡空。此且指七信位說。八九十信。塵沙惑破。習氣全空矣。習氣者。正惑之餘氣耳。如盛肉之盤。雖

經洗淨。猶有腥氣。貯酒之瓶。雖經蕩過。猶有酒氣。眼中猶有翳。空裏見華紅者。以無明未破。不能見真空法界之本體也。

分證卽佛者。於十信後心。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卽入初住。而證法身。是爲法身大士。從初住至等覺。共四十一位。各各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故名分證卽佛也。以無明分四十二品。初住破一分。以至十住則破十分。歷十行。十迴向。十地。以至等覺。則破四十一分矣。初住卽能於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又復隨類現身。度脫衆生。其神通道力。不可思議。何況位位倍勝。以至四十一位之等覺菩薩乎。頌曰。豁爾心開悟。湛然一切通。窮源猶未盡。常見月朦朧。豁爾心開悟。湛然一切通者。頌其分破分證之景象也。窮源猶未盡。常見月朦朧者。

頌其猶有無明雲。未能徹見性天眞月之光輝也。

究竟卽佛者。從等覺再破一分無明。則真窮惑盡。福慧圓滿。徹證卽心本具之眞如佛性。入妙覺位。成無上菩提道矣。頌曰。從來眞是妄。今日妄皆眞。但復本時性。更無一法新。從來眞是妄者。未悟以前。只此皆空之五蘊。而妄生執著。色法心法。互相形立。則苦屛隨生。既悟之後。亦只此五蘊。而全體是一個眞如。了無色心五蘊之相可得。故曰。從來眞是妄。今日妄皆眞也。然此所證之眞。并非新得。不過復其本具之眞如佛性而已。故曰。但復本時性。更無一法新也。又衆生在迷。見佛菩薩。及一切衆生。皆是衆生。故毀謗佛法。殺害衆生。不知罪過。反以爲樂。佛既徹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心。見一切衆生。完全

是佛。故於怨於親。皆爲說法。令得度脫。縱令極其惡逆不信之人。亦無一念棄捨之心。以見彼是未成之佛故也。

今晨黃涵之爲余曰。圓瑛法師言。道場將近圓滿。於圓滿日。舉行放生。於十六日說三歸五戒。祈爲大衆宣說放生受歸戒之大意。俾大家同發利人利物之心。故不得不爲宣表也。本法會原爲護國息災。若推究災之來。因多由殺生而起。欲止殺業。須從戒殺喫素。護惜物命。及買放物命而起。大家各須發心。護惜物命。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此語當奉爲箴銘。力加警惕。蓋放生之意義。卽是使大家發心護生。自己放生。當然不再殺生。卽已不放生。看到他人放生。抑又何忍殺生。如人人能護惜生物。不加殘害。則殺劫可消。而國



運可轉矣。但世人尙有一面出資放生。一面仍照常殺生喫肉。如此雖有放生之小功德。何能敵殺生之大罪過乎。現本會定於圓滿日舉行放生。願諸位發心捐助。自利利物。功德不可思議。至於此次皈依弟子之供養。決定完全作爲賑災之用。印光絕不取用分文。蓋余一孤僧。既無廟宇。又無徒弟。除衣食外。留錢何用。一旦命終。用火燒後。骨燼投入大海。不須造塔。及作任何紀念也。且此皈依之事。最初余本不應允。卒以屈文六居士及圓瑛法師之敦勸。以爲諸人求法心殷。爲滿彼等之願。情不可卻。故乃允許。余素輕視金錢。不似他人每名弟子須出香敬若干。始准皈依。余則卽無錢亦可皈依。祇要其能有虔心修持耳。蓋勿以皈依一事。如做買賣。須出價若干。方能購

貨幾許看。則方是眞實皈依佛法之信徒。方可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之大利益矣。第五日 止此

(第六日)

世人執空執有。妄生己見。故迷而不覺。世尊設教。卽欲令衆生破此二見。特設一念佛法門。俾其從有而至空。得空而不廢有。則空有二法。互相資助。得益甚大。况仗彌陀願力。故其力用。超過一切法門。而爲一切法門之所歸宿也。世有一種下劣知見人。教以念佛求生西方。則曰。我等業力凡夫。何敢望生西方。但求不失人身卽足矣。此種知見。由不知衆生心性。與諸佛之心性。一如無二。但以諸佛修德至極。性德圓彰。衆生唯具性德。絕無修德。縱有所修。多屬恃性而修。反

增迷悖耳。又有一種狂妄知見人。教以念佛。則曰。我就是佛。何須念佛。汝等不知自己是佛。不妨常念。我既自知是佛。何得頭上安頭。此種知見。由於只知卽心本具佛性之佛。不知斷盡煩惑。圓滿福慧之佛。此種人若知性修理事。不可偏執。力修淨行。則遠勝生下劣知見者。否則自悞悞人。永墮阿鼻地獄。了無出期矣。故執空執有之謬知。下劣狂妄之謬見。唯念佛最爲易治。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不作佛。則不是佛矣。此二句經文。爲破下劣狂妄二見之無上妙法也。尅論佛法大義。不出真俗二諦。真諦一法不立。卽聖智所見之實體也。俗諦萬行圓彰。卽法門所修之行相也。俗卽建設之義。不可作世俗俗鄙講。

學佛之人。必須真俗圓融。一道齊行。以其一法不立。始能修萬行圓。

彰之道。萬行圓彰。始能顯一法不立之體。今爲易解。特說一喻。真如法性之本體。如大圓寶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而胡人來則胡人現。漢人來則漢人現。胡漢俱來則俱現。正當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時。不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正當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仍然空空洞洞。了無一物。禪宗多主真諦。卽在萬行圓彰處。指其一法不立。淨宗多主俗諦。卽在一法不立處。指其萬行圓彰。明理智士。自無偏執。否則寧可著有。不可著空。以著有。雖不能圓悟佛性。尙有修持之功。著空。則撥無因果。成斷滅見。壞亂佛法。疑悞衆生。其禍之大。不可言宣。吾人念佛。當從有念而起。念至念寂情亡時。則既無能念之我。亦無所念之佛。而復字字句句。歷歷分明。不錯不亂。卽所謂念而無念。無念

而念也。念而無念。無念而念者。正念佛時。了無起心念佛之情念。雖無起心念佛之情念。而復歷歷明明相續而念。然此工夫。非初心所能即得。若未到無念而念之工夫。即不以有念爲事。則如毀屋求空。此空非是安身立命之所。古之禪德。多有禮拜持誦。不惜身命。如救頭然者。故永明壽禪師。日課一百零八種佛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况後世學者。不重事修。而欲成辦道業乎。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體。力行萬行圓修之事功。方是空有圓融之中道。空解脫人。以一法不修爲不立。諸佛稱爲可憐憫者。蓮池大師云。著事而念能相續。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通。難免落空之禍。以事有挾理之功。理無獨立之能故也。吾人學佛。必須即事而成理。即理而成事。理事圓融。

空有不二。始可圓成三昧。了脫生死。若自謂我即是佛。執理廢事。差之遠矣。當用力修持。一心念佛。從事而顯理。顯理而仍注重於事。方有所得。如等覺菩薩。尚以十大願王。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今以凡夫而不自量。視念佛爲小乘。不足修持。則將來定入阿鼻地獄矣。又念佛人。要各盡己分。不違世間倫理。所謂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若不孝父母。不教子女。乃佛法中之罪人。如此而求得佛感應加被。斷無是理。故學佛者。必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各盡己分。以身率物。廣修六度萬行。以爲同仁軌範。須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亦在六度萬行之中。世之不信佛者。如戴著色眼鏡。以觀察事物。紅綠色彩。由鏡而異。不得

事物之本色。故大學有格物致知之說。良有以也。我等學人。切勿執著己見。如妄執己見。坐井觀天。一俟閻羅索命。方悟前非。亦悔之晚矣。斯世澆漓。社會紊亂。天災人禍。疊環相生。欲謀挽救。須人人敦倫盡分。孝親慈幼。愛人若己。大公無私。方可以人心和平。世界自安。國難自息矣。現在最大之禍患。在於人存私心。私心之極。則親子可殺。其父母。世人多羨唐虞之治。熙熙皞皞。天下太平。而嘆今之世風。頹喪人心。澆漓然。一究其何以至此。則公與私耳。公極則世界大同。私極則子殺其父母。若彼此破除私見。無相殘害。則唐虞三代之世。又何難復見於今日哉。昔普陀一老僧行路。適腿碰其凳。遂將凳踢倒。連踢幾腳。此種知見。皆因任己我慢。絕不返省之所致也。此見大發。

則必至殺父殺母。尚不以爲恥。反以爲功矣。現在殺機更盛。殺人之工具亦益見巧妙。大劫當前。誰能逃得。唯有大衆虔念佛。哀冀佛力之加被。滬戰時。閘北房舍。多成灰燼。獨余皈依弟子夏馨培之寓所。未曾波及。蓋當戰事劇烈時。彼全家同念觀世音聖號。且最奇異者。戰事起後第七日。渠一家人始由十九路軍救出。及戰停歸家。室中諸物。一無所失。非菩薩之佑護。何能如是。渠供職新聞報館。已數十年。夫妻均茹素念佛甚虔。是知觀音菩薩。大慈大悲。遇有災難。一稱聖號。定蒙救護也。或曰。世人千萬。災難頻生。觀音菩薩。僅是一人。何能一時。各隨其人而救護之耶。卽能救護。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並非觀音處處去救。乃衆生心中之觀音救之耳。觀音本無心。以衆



生之心爲心。故能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如皓月當空。所有水中皆現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此月爲多爲一耶。不可言一。萬水之月各現矣。不可言多。虛空之月常一也。諸佛菩薩之救度有情。亦復如是。其不得感應者。唯以衆生之不虔誠。非菩薩之不救護也。如一池汙濁之水。欲月現其中。豈可得乎。明乎此。我等大衆念佛。猶有不正心誠意。虔懇而爲之者。吾不信也。山西聞喜縣一弟子。葉滋初。騎驛行於大嶺間。一邊高峯。一邊深澗。雪凍成冰。驛滑而蹉。遂跌下澗。半崖有一株大樹。恰落到樹之中間。得以無虞。否則粉身碎骨矣。此樹何由而有。乃觀音所示現也。又民十七年。寧波蔡仁初。於滬開五金玻璃店。人極淳厚。與聶雲臺善。雲臺令常念觀音。意防

綁票仁初信之。一日將出。自己汽車在門外。綁匪以手槍趕開車者去。匪坐其上。仁初一出。卽上車。隨卽開去。方知被綁。乃默念觀音。冀車壞得免。已而輪胎爆裂。車行蠕蠕。再前行。油缸炸破。車遭火焚。匪下車恨甚。向之擊三槍。而蔡以三跳免。遂乘人力車歸。其年六月。與其夫人同至普陀皈依。又張少濂。爲某洋行經理。素不信佛。一日坐汽車行於冷靜處。二匪以小六門趕開車者去。張云。君上車坐。令彼開往何處。卽已。二匪人各持手槍向張。張默念觀音。行至鬧熱處。適有二人打架。巡捕吹嘯。二匪跳下車逃去。蓋以念觀音之故。致匪悞會爲捉己故也。其舅周渭石先皈依。一日請余至其家。少濂亦皈依。又鎮海李覲丹之子。爲洋行買辦。得吐血病二年。有時吐。卽不吐時。

痰中亦常帶血。一日爲匪綁去。覲丹畏懼異常。全家念觀音求救。復請法藏寺僧助念。後匪索銀五拾萬元。李家祇允五萬。匪魁謂非五十萬不可。然每說五十萬時。頭卽作痛。竟以五萬元贖回。且自匪綁去。不但不吐血。連吐痰也不帶血了。二年多之痼疾。由被綁而全癒矣。以上所述感應事迹。宜深信之。

現在學佛人頗多。然能深知佛法者甚少。外道之語。人多信之。江浙俗傳。謂念佛之人。血房不可入。以產婦血腥一衝。以前所念之功德。都消滅矣。故視作畏途。雖親女親媳。皆不敢近。猶有預先避居別處。過月餘方敢回家者。此風普被雲廣。亦可怪也。不知此乃外道邪說。蠱惑人心。何可妄信。民十二年。袁海觀之次媳。年已五十多歲。頗有

學問有二子二女。其長媳將生子。一居士謂曰。汝媳生子。汝家中一  
個月內。供不得佛。也念不得佛。彼聞而疑之。適余至滬。彼問此事。余  
曰。瞎造謠言。歸告汝媳。令念觀音。臨產仍須出聲念。汝與照應人。各  
大聲念。定規不會難產。及無苦痛血崩等事。產後亦無種種危險。彼  
聞之甚喜。不幾日而孫生。其孩身甚大。湖南人。生子必稱有九斤半。  
且係初胎。了無苦痛。可知觀音大慈悲力。不可思議。平常念佛菩薩。  
凡睡臥。或洗脚。洗浴時。均須默念。唯臨產不可默念。以臨產用力。默  
念必受氣病。此極宜注意。須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衆生  
心力不可思議。唯在人之能虔誠與否耳。明高僧壽昌慧經禪師。生  
時頗難。其祖立於產室外。爲念金剛經。以期易生。開口念出金剛二

字卽生。其祖乃取名爲慧經。長而皈依。及出家。皆不另取名。其人爲萬歷間出格高僧。由是言之。可知佛法之有益於世間也大矣。念觀音於生產。有如是利益。豈可爲邪說所惑。而不信奉耶。

世人食肉。已成習慣。當知無論何肉。均有毒。由於殺時。恨心怨氣所致。雖不至即時喪命。然積之已久。則必發而爲瘡。爲病。年輕女人。若生大氣後。喂孩子奶。其子必死。以因生氣而奶成毒汁也。人以生氣。尚非要命之痛。尙且如此。况豬羊雞鴨魚蝦要命之痛。其肉何能無毒乎。余十餘年前。見一書云。一西洋女人。氣性甚大。生氣後。喂其子奶。其子遂死。不知其故。後又生一子。復以生氣後。喂奶而死。因將奶令醫驗之。則有毒。方知二子皆奶藥死。近有一老太婆。皈依。余令喫

素以肉皆有毒。并引生氣西婦藥死二子爲證。彼云。伊兩個孩子也是這樣死的。以其夫橫蠻。一不順意。卽行痛打。孩子看見則哭。便爲喂奶。遂死。亦不知是奶藥死的。其媳亦因喂奶死一子。可知世間被毒奶藥死的孩子。不知有多少。因西婦爲發起。至此老太婆。方爲大明其故。凡喂孩子之女人。切勿生氣。倘或生大氣。當日切不可卽喂孩子。須待次日心平氣和了。無怨恨時。乃無礙矣。若當日卽喂。或致卽死。縱不卽死。或遲遲死。是知牛羊等至殺時。雖不能言。其怨毒結於身肉者。亦非淺鮮。自愛者固宜永戒。以免現生後世種種災禍也。此事知者甚少。故表而出之。幸大家留意焉。由此證之。須知人當怒時。不獨其奶有毒。卽眼淚口水亦有毒。若流於小兒眼中身上。亦爲

害不淺。一醫生來皈依。余問醫書中有此說否。彼云不知。世間不在情理之事頗多。不可因非科學而鄙視之。如治瘡疾方。用二寸寬一條白紙。寫烏梅兩個。紅棗兩個。胡豆按病人歲數多少。寫多少顆。如十歲。寫十顆。二十歲。寫二十顆。摺而疊之。於未發一點鐘前。男左女右。綁於臂膊上。卽不發矣。百發百中。卽二三年不愈者。亦可卽愈。非符非呪。非藥而能愈痼疾。豈可以常理推之乎。世間事體。均難思議。如眼見耳聞。乃極平常事。人人知之。若問眼何以能見。耳何以能聞。則知者絕少矣。佛法有不可思議而可思議者。有可思議而不可思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可以常情測度乎。第六日 止此

(第七日)

法會今日圓滿。七日之期。瞬息過去。但是法會雖圓滿。而護國息災。當盡此一報身而爲之。非人人吃素念佛。往生西方。不能謂爲究竟之圓滿也。

現世學佛之人。多有自謂我已開悟。我是菩薩。我已得神通。以致貽悞多人。一旦閻老索命。臨命終時。那時求生不得。痛苦而死。定墮阿鼻地獄。此種好高務勝。自欺欺人之惡派。切勿染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戒之戒之。

殺盜淫等。固爲重罪。然人皆知其所行不善。不至人各效法。其罪尙輕。若不自量。犯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引諸無知之輩。各相效尤。壞亂佛法。疑悞衆生。其罪之重。莫可形容。修行之人。必須韜光隱



德發露罪愆。倘虛張聲勢。做假場面。縱有修行。亦被此虛僞心喪失矣。故佛特以妄語爲各戒之根本戒者。以防護其虛僞之心。庶可眞修實證也。修行之人。不可向一切人誇自己工夫。如因自己不甚明了。求善知識開示印證。據實直陳。不可自矜而過說。亦不可自謙而少說。按己本分而說。方是真佛弟子。方可日見進益矣。

六祖大師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是知世間一切事事物物。均爲佛法。吾人舉心動念。都要了了明明。不要爲妄念所迷。卽如世間極惡最壞之人。以及孩提之童。如有言其不善者。則怒。言其善者。則喜。其怒不善而喜善者。豈非其本覺之眞心發現乎。所可惜者。不知自返而擴充之。仍復日爲不善。致成好名。

而惡實入於小人之域矣。使其自返曰：我既喜善，當力行善事，力戒惡事。近之則希賢希聖，遠之則了生脫死，成佛覺道矣。其所重在自覺。覺則不肯隨迷情去，卒至於永覺不迷。若不自覺，則日欲人稱善，日力行諸惡，豈不大可哀哉！卽自喜人稱己爲善之念，足證衆生皆有佛性，而順性逆性之行爲，一在自勉自棄，一在善惡知識之開導引誘也。現世之災難頻生，由於人多不務實際，徒事虛名，好名而惡實，違背自己本心之所致也。若能迴光返照，發揮原有佛性，不自欺欺人，明禮義，知廉恥，則根本既立，無悖理亂德之行，災患自息矣。學佛之人，最要各盡其分，能各盡其分，卽是有廉有恥，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皆當努力行之。大學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上明字，卽

是克己省察之修德。下明德二字。卽是自心本具之性德。欲明自心本具之明德。非從克己省察修持不可。進之始可言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之親民。卽是各盡其分之意。止於至善。卽是居心行事。自行化他。悉皆順乎天理人情。不偏不倚之中道。能如是爲聖爲賢。可得而致矣。且佛法之教人。在於對治人之煩惱習氣。故有戒定慧三學。以爲根本。蓋以戒束身。則悖德悖理之事不敢爲。無益有損之語不敢說。因戒生定。而心中紛紛擾擾之雜念漸息。糊塗塗塗之作爲自止。因定發慧。則正智開發。煩惱消滅。進行世出世間諸善法。無一不合乎中道矣。戒定慧三皆是修德。由正智親見之心體。乃明德也。此之明德。在中庸則名誠。誠指淳真無妄。明德指離念靈知。誠與明德。

皆屬性德。由有克己省察修持之修德。性德方彰。故須注重上一明字。則明德方能徹見而永明矣。佛法世間法。本來不是兩樣。或有以佛辭親割愛。謂爲不孝者。此局於現世。不知過去未來之淺見也。佛之孝親。通乎三世。故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佛之於一切衆生。愍念而度脫之。其爲孝也。不亦廣且遠哉。且世間之孝。親在則服勞奉養。親沒則祇於生沒之辰。設食祭奠。以盡人子之心。設或父母罪大。墮於異類。誰能知所殺而食之生物中。決非曾爲我之父母乎。昧三世無盡之理。而以數十年之孝責人。其所知見之淺小。爲可憐也。故佛教人戒

殺放生。喫素念佛者。其慈悲救濟也大矣。或又謂。豬羊魚蝦之類。乃天生以資養人者。食又何罪。此以身未歷其境而妄說。若親歷其境。則望救之不暇。何容置辯。勸戒類編載。福建蒲城令趙某。長齋奉佛。其夫人絕無信心。誕辰之先。買許多生物。將欲殺而宴賓。趙曰。汝欲祝壽。令彼等死。可乎。夫人曰。汝之話皆無用。若依佛法。男女不同宿。不殺生命。再過幾十年。滿世間。通是畜生了。趙亦無法可勸。至夜。夫人夢往廚房。見殺豬。則自己變成豬。殺死還曉得痛。拔毛開肚。抽腸割肺。痛不可忍。後殺雞鴨等。皆見自己成所殺之物。痛極而醒。心跳肉顫。從此發心。放所買之生。而喫長素矣。此人宿世有大善根。故感佛慈加被。令親受其苦。以止惡業。否則生生世世。供人宰食矣。世之

殺生食肉者。能設身處地而作己想。則不難立地回頭矣。

又有一類人說。我之食牛羊鷄鴨等肉。爲欲度脫彼等耳。此說不但顯教無之。卽密教亦無之。若果有濟顛之神通。未爲不可。不然。邪說誤人。自取罪過。極無廉無恥之輩。乃敢作是說耳。學佛者。須明白自己之身分力量。不可妄自誇大。至囑至囑。梁時。蜀青城山。有僧名道香。具大神力。祕而不露。該山年有例會。屆時衆皆大喫大喝。殺生無算。道香屢勸不聽。是年。乃於山門掘一大坑。謂衆曰。汝等既得飽食。幸分我一杯羹。何如。衆應之。於是亦大醉飽。令人扶至坑前。大吐。所食之飛者飛去。走者走去。魚蝦水族。吐滿一坑。衆大驚畏服。遂永戒殺。道香旋因聞誌公之語。當卽化去。

有蜀人在京謁誌公。誌公問何處人。曰。四川。誌公曰。四川香貴。

賤。曰。很賤。誌公曰。已爲人賤。何不去之。其人回。須知世之安分守己。至青城山。對香述誌公語。香聞此語。即便化去。者。一旦顯示神通。當卽去世示寂。以免又增煩惱耳。否則須如濟公之瘋顛無狀。令人疑信不決方可。

學佛者。務要去人我之見。須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然後方可言入道。卽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所謂物。卽是與天理人情不合之私欲。既有私欲。則知見偏邪。不得其正矣。如愛妻愛子者。其妻子再壞。彼不見其壞。以溺愛之私欲。錮蔽本具之良知。以成偏邪不正之惡知。若將溺愛之念。格除淨盡。則妻與子之是非非非。

直下徹見矣。是知格物一事。所宜痛講。切不可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爲格物。格除自心私欲之物。乃是明明德之根本。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乃末之又末之事。以末之又末之事爲本。宜乎天下之亂無可救藥也。佛法之去貪瞋癡。卽是格物。修戒定慧。卽是致知。貪瞋癡之物。蘊之於心。亦若戴著色眼鏡。以視諸物。皆不能見其本色耳。物之禍害。可不畏哉。

念佛之人。勿自仗聰明智慧。須拋之於東洋大海外。不然。恐爲所誤。自貽伊戚。蓋以其知見多。而不一也。反不如一般愚夫愚婦之念佛。正心誠意。而受益甚衆。故念佛一法。最好學。愚夫愚婦。老實行持。爲要。俗言聰明反被聰明誤。可不懼乎。如雲南保山縣。皈依弟子鄭伯



純之妻長齋念佛多年。其長子慧洪。上前年死。其母以愛子故服毒。了無苦相。端坐念佛而逝。且死後面色光潤。驚動一方。伯純以老儒提倡。而信者甚少。由其妻子之死。而信者十居八九矣。端坐念佛而逝。雖無病而死也。甚難得。况服毒而死。能現此相。若非得三昧。毒不能毒。能有此現相乎。

宋楊傑字次公。號無爲子。參天衣懷禪師大悟。後丁母憂。閱大藏。深知淨土法門之殊勝。而自力行化他焉。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楊公大悟後。歸心淨土。極力提倡。至其臨終。謂生死於真性中。猶如空華。以未證真性。不得不以求生西方爲事也。將錯就錯者。若徹證真性。則用不著。

求生西方。求生仍是一錯。未證而必須要求生西方。故曰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蓮池大師往生集於楊公傳後贊曰。吾願天下聰明才士。咸就此一錯也。此可謂真大聰明。不被聰明所誤者。若宋之蘇東坡。雖爲五祖戒禪師後身。常攜阿彌陀佛像一軸以自隨。曰。此吾生西方之公據也。及其臨終。徑山惟琳長老勸以勿忘西方。坡曰。西方卽不無。但此處著不得力耳。門人錢世雄曰。此先生平生踐履。固宜著力。坡曰。著力卽差。語絕而逝。此卽以聰明自誤之鐵證。望諸位各注意焉。

淨土法門。契理契機。用力少而成功易。如風帆揚於順水。以仗佛力故也。其他各宗。用力多而成功難。如蟻子上於高山。全憑自力故也。

等覺菩薩。欲圓滿佛果。尙須求生西方。何況我等凡夫。業根深重。不致力於此。是捨易而求難。惑之甚矣。且今世殺人之具。日新月異。若飛機大礮。毒氣死光等。山河不能阻。堅物不克禦。我等血肉之軀。何能當此。而人生朝露。無常一到。萬事皆休。是以欲求離苦得樂者。當及時努力念佛。求佛加被。臨終往生。一登彼土。永不退轉。花開見佛。得證無生。方不孤負得聞此法而信受也。唯願大衆精進行持。是所至禱。

第七日  
止此

(第八日)

今日爲汝等皈依之日。汝等既已皈依。當明皈依之道理。茲爲汝等述之。

汝等爲何而皈依。余想總不外欲求生西方了脫生死而已。如何方能達到此等地步。卽須皈依三寶。所謂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能皈依三寶。如實修持。才得了脫生死。往生西方。且所謂三寶。有自性。住持二種。佛者覺悟義。自性佛者。乃卽心本具離念靈知之真如佛性也。法者軌範義。自性法者。乃卽心本具道德仁義之懿範也。僧者清淨義。自性僧者。乃卽心本具清淨無染之淨行也。住持三寶者。釋迦佛在世。則爲佛寶。佛滅度後。所有範金合土。木雕彩畫之佛像。皆爲佛寶。佛所說離欲清淨諸法。以及黃卷赤軸諸經典。皆爲法寶。出家染衣。修清淨行者。皆爲僧寶。皈依者。皈依投如水。皈海。如民。皈依者。依託。如子。依母。如渡。依舟。人在生死大海。若不皈依自性三寶。與住

持三寶。則便無法可出。若肯發志誠心。歸依三寶。則便出生死苦海。了生脫死矣。如人失足。墮於大海。狂濤汹涌。有滅頂憂。當此千鈞一髮。生死存亡之際。忽有船來。即便趨赴。是歸投義。由知自性三寶。則克已省察。戰兢惕厲。再求住持三寶。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則可消除惡業。增長善根。卽生成辦道業。永脫生死輪迴矣。如遇救登船。安坐到岸。曩時凶險已過。現在得慶更生。無限利益。由此而得。是依託義。世事紛龐。煩惱苦痛。處此生死大海。當以三寶爲船。衆生得所歸依。鼓棹揚帆。不懈不退。目可登於彼岸。既皈依佛。當以佛爲師。始自今日。直至命終。虔誠敬禮。一息無容或懈。再不得皈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皈依法。當以法爲師。自今至終。不得皈依外道典籍。既皈

依僧。當以僧爲師。自今至終。不得皈依外道徒衆。若已皈依三寶。仍信仰外道。尊奉邪魔鬼神。雖日日念佛修持。亦難得真實利益。以邪正不分。決無了生死之希望。其各凜諸。

皈歸二字通

三皈之義既明。再述五戒之義。所謂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也。不殺生者。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言念及此。何忍殺生。一切衆生。原是同等。輪迴六道。隨善惡業。形體以變。升降超沈。了無底止。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爲父母。互爲子女。如是思之。何敢殺生。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於未來世。皆可成佛。但以宿世惡業之力。障蔽妙明佛性。不能顯現。淪於異類。當具憐憫心。慈悲心。以拯救之。何忍宰

割其體以飽己腹。我輩今生既得爲人。乃前生之善果。宜保此善果。使之發揚光大。繼續永久。當戒殺生。如其廣造殺業。必墮惡道。酬償宿債。展轉互殺。此仆彼起。無有窮期。欲求生西方。而免輪迴之苦者。又何敢造殺業乎。故須首重戒殺。

不偷盜者。卽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此事凡知廉恥者。皆能不犯。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蓋私欲若起。則易爲物遷。若大利現前。能避之若蛇蠍。狂奔急走者。不數數覲也。且所謂盜。並非專指盜人財物而言。卽居心行事。有類於盜者。亦名爲盜。如以公濟私。損人利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皆是。又如陽取爲善之名。若遇諸善事。心不認真。事多敷衍。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

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莫不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敷衍塞責。不顧他人利害。如是之類。皆名爲盜。心存盜心。事作盜事。社會因之紊亂。天下亦不太平矣。故須并重戒盜。

不邪淫者。陰陽相感。萬物以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生男育女。教養成人。上關風化。下關宗祧。故所不制。若非己配。苟合交通。是爲邪淫。此乃逆乎天理。亂乎人倫。生爲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千萬億劫。不能出離。然人從淫欲而生。故淫心最難制伏。如來令貪欲重者。作不淨觀。觀之久久。則見色生厭矣。又若將所見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想。生孝順心。恭敬心。則淫欲惡念。無由而生矣。此乃斷除生死輪迴之根本。超凡入聖之階基。宜常儆惕。至如夫婦相交。原非所禁。然



須相敬如賓。爲承宗祀。極當擗節。不可徒貪快樂。致喪身命。雖是己偶。貪樂亦犯。不過其罪較輕耳。故須并重戒淫。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爲實。以有爲無。凡是心口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自未斷惑。謂爲斷惑。自未得道。謂爲得道。是爲大妄語。此罪極重。以其壞亂佛法。疑誤衆生。定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故須并重戒妄語。

以上四事。名爲性戒。以體性當戒。故不論出家在家。受戒與否。犯者皆有罪過。未受戒。按事論罪。已受戒者。於按事論罪外。又加一重犯戒之罪。故此殺生偷盜邪淫大妄語四種。一切人皆不可犯。犯皆有罪。已受戒者犯之。則兩重罪。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無恥之事。凡修行者。絕不許飲。要知一切妄念邪行。皆由飲酒發生。故須並重戒酒。此是遮戒。唯受戒者。得犯戒罪。未受戒者。飲之無罪。然以不飲爲是。以其能生種種罪之根本也。

至於十善。亦當遵守。十善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是爲身三業。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是爲口四業。不慳貪。不嗔恚。不邪見。是爲意三業。若持而不犯。則爲十善。若犯而不持。則爲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莫之或爽。此十善。總該一切善法。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汝輩既皈依受戒。全須遵

守。又須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疏忽。若不介意。及至臨終。方感爲緊要。而業風所飄。不得自主。悔無及矣。

學佛之人。於三皈五戒十善諸義。既已明瞭。當竭力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尤當注意者。任作何事。須憑天理良心。如作醫生。有良心者。救人危急。當可大積陰功。無良心者。可使人輕病轉重。從中漁利。良心喪盡。定得惡果。清蘇州孝廉曹錦濤。精於岐黃。任何險證。無不著手回春。一日欲出門。忽有一貧婦跪門外。泣求爲其姑醫病。謂家道貧寒。難請他醫。聞公慈悲爲懷。定可枉駕爲治。曹公遂爲往治。曹公歸後。貧婦之姑枕下。白銀五兩。不知去向。想爲曹公偷去。婦登門詢之。曹公卽如數與之。貧婦歸。其姑已將銀取出。婦

大慚愧。復將銀送還謝罪。問公何以自誣盜銀。曹公曰。我欲汝姑病速好耳。我若不認。汝姑必定著急加病。或致難好。故只期汝姑病好。不怕人說我盜銀也。其居心之忠厚。可謂至極無加矣。所以公生三子。長爲御醫。壽八十餘。家致大富。次爲翰林官。至藩臺。三亦翰林。博通經史。專志著述。孫曾林立。多有達者。彼唯利是圖之醫。縱不滅門絕戶。則已微之微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餘慶餘殃。乃報在子孫者。本慶本殃。乃報在本身者。餘慶餘殃。人可見之。本慶本殃。乃已於現生。及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世人不能見之。天地鬼神佛菩薩。固一一洞知洞見也。須知本慶本殃。較之餘慶餘殃。大百千萬倍。故望世人努力修持。以期獲慶而除殃也。曹

公甘受盜名。救人性命。而善報在於子孫。若自己更能替子孫念佛。求三寶加被。令子孫亦各喫素念佛。善報當在西方矣。汝輩既已皈依。當虔受三皈。爲翻邪歸正之本。謹持五戒。爲斷惡修善之源。奉行十善。爲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了生脫死。得預極樂嘉會。善惡因果。如影隨形。莫之或爽。實行其事。實得其益。若沽名釣譽。好作狂言。自欺欺人。自謂已得佛道。是大妄語。應受惡報。修行人。須心地光明。三業清淨。功德無量。觀經云。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是爲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爲者亦若是。願各勉旃。

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第八日法會既圓爲說三皈五戒十善及做人念佛各要義 八四

## 跋

右印光老法師開示語錄一卷。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爲上海啓建護國息災法會所說。講歷七日。聽衆恆數千百人。功德殊勝實所希有。佛教日報記者筆錄其大意。呈師審正。師詳爲校改。倍增其詞。以爲定本。反覆闡明因果感應之理。以破妄見。啓示修身齊家之道。以立正軌。而終之導歸淨土法門。以爲究竟護國息災之法則。其言平淡而切實。簡易而賅備。非同於好高務遠者之言論。且所謂高者遠者之言論。又無有能越其範疇。愚夫愚婦皆所能爲。超凡入聖。不能外此。師數十年接引衆生之本懷。於此暢宣無隱。人誠能依其言而身體力行之。則日常起居服食。視聽言動。在在皆攝歸於自身淨。

土。在。在。皆。爲。作。護。國。息。災。之。法。事。而。護。國。息。災。法。會。儼。然。如。淨。土。不。毀。常。住。於。吾。人。心。心。念。念。之。中。是。則。同。人。發。起。斯。會。之。本。願。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六日菩提學會屈映光謹識



張靜江	壹千本	潘知止	壹百本
朱子橋	五百本	國恩寺	壹百本
郭慧泰	五百本	黎澤山	壹百本
成都佛學社	五百本	鮑席珍	壹百本
佛教日報社	四百本	倪蘭谷	壹百本
南昌佛經流通處	貳百本	陶冶公	壹百本
開縣佛學社	貳百本	李秉威	壹百本
保契空	貳百本	陳端已	壹百本
查猛濟	壹百本	韓蕪軒	壹百本
劉思雲	壹百本	鄧曉帝	壹百本

徐頌嘉

壹百本

夏吉齋

貳拾本

林泳甫

壹百本

朱長紳

貳拾本

朱文琦

陸拾本

龍慧度

貳拾本

劉位三

陸拾本

汪培齡

貳拾本

王厚齋

肆拾本

孟悟幻

貳拾本

顧企先

肆拾本

溫振初

貳拾本

蘇佩珊

肆拾本

汪駿孫

貳拾本

黃少庭

叁拾本

楊樹壇

拾本

徐少如

叁拾本

黃承熙

拾本

歐陽浚明

貳拾本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上海英界愛多亞路一二六五弄四號

# 佛教日報社印行

電話 三二九九〇號

版存上海英界愛多亞路一二六五弄四號

佛教日報社如欲續印者請逕向本社接洽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10

777290